春秋左傳要義

七

春秋左傳要義卷十二

宋 魏了翁 撰

莊二十五年至三十二年

一 六月夏之四月文十五年直六月

傳注非常至月錯正義曰此及文十五年昭十七年皆書六月朔日有食之昭十七年傳稱祝史請所用幣昭子許之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

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
經書六月而史言在此月則知傳言正月之朔慝未作
者謂此周之六月夏之四月也文十五年傳直說天子
諸侯鼓幣異禮不言非常知彼六月直六月也此亦六
月而云非常下句始言唯正月之朔有用幣伐鼓之禮
明此經雖書六月實非六月故云非常鼓之月長歷推
此辛未為七月之朔由置閏失所故致月錯不應置閏
而置閏誤使七月為六月也釋例曰莊二十五年經書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實是七月朔非六月故傳云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有用幣伐鼓明此食非用幣伐鼓常月因變而起歷誤也文十五年經文皆同而更復發傳曰非禮者明前傳欲以審正陽之月後傳發例欲以明諸侯之禮此乃聖賢之微旨而先儒所未喻也劉炫云知非五月朔者昭二十四年五月日有食之傳云日過分而未至此若是五月亦應云過分而未至也今言愿未作則是已作之辭故知非五月案二十四年八月

丁丑夫人姜氏入從彼推之則六月辛未朔非有差錯

杜云置閏失所者以二十四年八月以前誤置一閏非是八月以來始錯也

二

正月謂夏四月周六月陰慝未起

注正月至陰氣正義曰昭十七年傳大史論正月之事云當夏四月是謂孟夏知正月是夏之四月周之六月也詩云正月繁霜鄭玄云夏之四月建巳純陽用事是謂正月為正陽之月慝惡也人情愛陽而惡陰故謂陰

為惡故云慝陰氣也未作謂陰氣未起也

三　日食日之常聖王因事設教

注日食至大義正義曰古之歷書亡矣漢興以來草創其術三統以為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日月交會近世為歷者皆以為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日一食是日食者歷之常也古之聖王因事設戒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為怪異莫斯之甚故立求神請救之禮責躬罪已之法正陽之月陽氣尤盛

於此尤盛之月而為弱陰所侵故尤忌之

四 用幣請救於上公伐鼓自攻責

社是上公之神尊於諸侯故用幣於社請救於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攻責也日食者月揜之也日者陽之精月者陰之精日君道也月臣道也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揜君以示大義也昭二十九年傳曰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故杜以社為上公之神

五 天災有幣無牲詩禮祈禱皆有牲

天災之言兼日食大水也天之見異所以譴告人君欲令改過修善非為求人飲食既遇天災隨時即告唯當告請而已是故有幣無牲若乃亢旱歷時霖雨不止然後禱祀羣神求弭災沴者設禮以祭祭必有牲詩雲漢之篇美宣王為旱禱請自郊徂宮無所不祭云靡神不舉靡愛斯牲是其為旱禱祭皆用牲也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

祭月也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鄭玄云凡此以下

皆祭用少牢寒暑不時則或禳之或祈之是說祈禱之

祭皆用牲

六　月侵日不順故特鼓然月食亦有鼓

易稱是謂災青書稱青災肆赦是青災相類故云青猶

災也月侵日為青陰犯陽為逆逆順之事賢聖所重故

見其逆事而特鼓之此據日食為說耳傳稱日月之青

日月並言則月食亦有鼓周禮大僕職云凡軍旅田役

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是日食月食皆有鼓也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左氏雖無傳義或然也

七

晉自文公後司空非卿官而典事同

傳注大司空卿官正義曰傳於比年以來說士蔿為獻公設計晉國以安今又言大司空明任以卿位也直言司空者是大夫即司空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是也晉自文公以後世為盟主征伐諸國卿以軍將為名司空非

復卿官故文二年司空士穀非卿也雖則非卿職掌不異成十八年傳曰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蔿之法是其典事同也

八 二十年二十六年傳不解經

注為傳至而已正義曰此年傳不解經經傳各自言事伐戎日食體例已舉或可經是直文不須傳說曹殺大夫宋齊伐徐或須說其所以此去丘明已遠或是簡牘散落不復能知故耳上二十年亦傳不解經彼經皆是

直文故就此一說言下以明上

九　臣卒不名故原仲稱字

注原仲至知識正義曰玉藻記云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桓二年穀梁傳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是禮臣卒不名陳人不稱其名故魯史亦書其事

十　季友違禮會外大夫葬

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注陳大夫原氏仲字也

禮臣卒不名故稱字季友違禮會外大夫葬具見其事亦所以知譏

十一　婦人書歸書來書如

凡諸至于某正義曰釋例曰歸寧者女子既嫁有時而歸問父母之寧否父母没則使卿歸問兄弟也出者謂犯七出而見絶者也歸者有所往之稱來者有所反之言故嫁謂之歸而寧謂之來見絶而出則以來歸爲辭來而不反也如某者非終安之稱歸於某者亦不反之辭

是解其文異之意也此杞伯姬來寧也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出也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歸寧也魯之夫人無被出者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于齊雖子死自去歸而不反亦出之類故與出同文

十二 西都既賜秦則東都別有名地

召伯稱爵知是王之卿士召康公之封召也當在西都畿內釋例曰扶風雍縣東南有召亭也春秋時召伯猶是召公之後西都既已賜秦則東都別有召地不復知

其所在

十三 賜齊侯命命為侯伯

僖二十八年傳稱王命尹氏及王子虎策命晉侯為侯伯則知此賜齊侯命者亦賜命為侯伯也彼注云周禮九命作伯則此亦九命之伯謂九州之長為二伯也僖元年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注云侯伯州長也彼注說齊桓之事亦謂九州之長非州牧也言州長者兼見州牧之事耳

十四 齊伐衛以舍罪各賂稱人

二十八年注齊侯至失之正義曰傳稱齊侯而經書人知其諱取賂以賤者告也詩美僖公之伐淮夷得其元龜象齒大賂南金襄十一年傳稱晉侯伐鄭受鄭之賂告于諸侯皆不以為諱而此諱之者彼服罪致賂乃以得賂為榮此舍罪受賂故以受之為恥會于稷舍宋督取郜鼎亦此之類

十五 書戰伐圍入滅例

莊十年公羊傳曰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左氏無此義而泓韓鞌邲令狐河曲鄢陵城濮大棘彭衙長岸柏舉之屬皆書戰不書伐此書伐又書戰襄十八年諸侯同圍齊言圍不言伐文十五年晉郤缺伐蔡戊申入蔡書伐又書入丘明無文杜不為說皆是從告而書

十六衛人及齊人戰被伐者為主

此經既言齊人伐衛不言齊及衛戰而言衛人及齊人

戰者公羊以為伐人者為客被伐者為主以主及客故使衛人主齊尋案經傳令狐河曲大棘彭衙長岸泓韓之屬皆以主及客也乾時升陘及鞌皆魯與人戰以魯為主城濮鄢陵與邲外楚而內晉也柏舉內蔡而外楚也被伐為主或如公羊之說

十七 書大無麥禾於冬

麥熟於夏禾成在秋而書於冬者計食不足而後總書之此年不言水旱而得無麥禾者服虔曰陰陽不和土

氣不養故禾麥不成傳言饑而經不書者得齊之糴救
民之急不至於饑也

十八 告糴于齊左云禮也公穀云譏也

臧孫至于齊正義曰何休云買穀曰糴告糴者將貨財
告齊以買穀魯語云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
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齊人歸其玉而
與之糴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以為臧孫辰之私行也
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穀

梁亦然據經魯臣出使例不言使何以當恠此也傳言
告糴禮也必不得如二傳之說

十九 乞師緩於穀故告糴不言如

服虔云不言如重穀急辭以其情急於糴故不言如齊
告糴乞師則情緩於穀故云如楚乞師

二十 臧僖伯文仲曾祖

世本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缾缾生文
仲辰辰是臧僖伯曾孫

二十一 鄭有城門外郭門遠郊門

注桔柣至門也正義曰此已入一門矣又云入自純門又是入一門矣復言縣門不發則更有一門矣不發是城門則知純門外郭門桔柣遠郊門也尚書費誓序云東郊弗開是郊有門也

二十二 繼旐曰旆軍行旆居前殿在後

軍行之次旆最在先故宣十二年傳稱令尹南轅反旆是旆居前而殿在後也釋天云縿廣充幅長尋曰旐繼

旐曰旆郭璞云旐帛全幅長八尺旆帛續旐末為燕尾者

二十三 都邑非必四縣四井邑有廟雖小曰都

周禮小司徒職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注引此者以證都大邑小耳經傳之言都邑者非是都則四縣邑皆四井此傳所發乃為小邑發例大者皆名都都則悉書曰城小邑有宗廟則雖小曰都無乃為邑邑則曰築都則曰城為尊宗

廟故小邑與大都同名釋例曰若邑有先君宗廟雖小曰都尊其所居而大之也然則都而無廟固宜稱城城漆是也而穎氏唯繫於有先君之廟患漆本非魯邑因說曰漆有邾之舊廟是使魯人尊邾之廢廟與先君同非經傳義也

二十四 書新與書新作異延廄義不可知

二十九年汪傳例至之辭正義曰馬之所處謂之廄延是廄之名名之曰延其義不可知也傳言新作延廄而

經無作字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皆言新作而此獨無作是作傳之後轉寫闕文也釋例曰言新意所起言作以興事通謂興起功役之事也此稱經文而以不時為譏義不在作也然尋傳足以知經闕作字也

二十五 馬日中而出入春作廄不時

中者謂日之長短與夜中分故春秋二節謂之春分秋分也釋例曰春秋分而晝夜等謂之日中凡馬春分百

草始繁則牧於坰野秋分農功始藏水寒草枯則皆還廐此周典之制也今春而作廐已失民務又違馬節故曰書不時也

二十六　春秋唯侵伐襲三名與九伐異

釋例曰侵伐襲者師旅討罪之名也鳴鐘鼓以聲其過曰伐寢鐘鼓以入其竟曰侵掩其不備曰襲此所以別興師用兵之狀也然則春秋之世兵加於人唯此三名周禮大司馬掌九伐之法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

則侵之天子討罪無掩襲之事唯侵伐二名名與禮合而禮更有七名馮弱犯寡則眚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正則杜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彼謂王者行兵此據當時實事

二十七 龍見戒事至日至而畢

傳曰龍見而畢務戒事也謂夏之九月周之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於是納其禾稼三務畢而戒民以土

功事也火見而致用大火星次角亢而晨見於是致其用也水昏正而栽謂夏之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榦而興作焉日至而畢謂日既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冬至之後當更修來年農事不得復興土功也

二十八 季秋日體在房角亢見東方

令之九月則季秋也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漢書律歷志論星之度數云角十二亢九氐十五自角之初至房初三十六度晨謂夜之將旦於晨之時日體在房故角

亢見在東方也東方之宿盡為龍星角即蒼龍角也故
角亢專得龍名
二十九 十月初心星次角亢東見
襄九年傳曰心為大火星度心五尾十八月令孟冬之月日在尾自心初至於尾末二十三度十月之初心星次角亢之後而晨見東方也致築作之物謂板榦畚梮
三十 水昏正謂十月中定星昏而正
五行北方水故北方之宿為水星言水昏正者夜之初

昏水星有正中者耳非北方七宿皆正中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釋天云營室謂之定孫炎云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為正周語云營室之中土功其始是定星昏而正為土功之大候故知水昏正謂十月定星昬而正中時也鄭玄詩箋云定星昬中而正謂小雪時小雪十月之中氣月令仲冬之月昬東壁中室十六度日行一度是十月半而室中十一月初而壁中

三十一 獻因獻功獻器皆稱獻捷

三十二 齊人楚人失辭稱獻捷

釋例曰歸者遺也獻者自下奉上之稱遺者敵體相與之辭傳曰諸侯不相遺俘齊侯楚人失辭稱獻失禮遺俘故因其來辭見自卑也以其大卑故書以示過此經言獻捷傳言遺俘則是獻捷獻因俘也襄八年邢丘之會傳稱鄭伯獻捷於會又曰獲司馬燮獻于邢丘是獻俘謂之捷也襄二十五年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傳稱司空致地司徒致民是不以俘因歸也亦云子產獻捷于

晉然則無因而獻其功空有器物亦稱捷也

三十三　大都以名通者不繫國

三十二年注小穀至繫國正義曰傳稱為管仲知是齊邑管仲所食采邑也吳滅州來晉滅下陽如此之類皆不繫國知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也華亥向寧入于宋南里以叛南里非大都不得以名通故繫之宋耳賈逵云不繫齊者世其祿然則彼不繫者豈皆世其祿乎

三十四　莊公薨于路寢得其正

公羊傳曰路寢者何正寢也喪大記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夫人卒于路寢鄭玄云言死必於正處也釋例云詳內事謹凶變

三十五 神降于莘謂無形有聲

傳注有神至虢地正義曰易稱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雖復鬼神之神亦無形象可見令言神降則人皆聞知故知有神謂有神聲以接人也吳孫權時有神自稱王表言語與人無異而形不可見令此神降于莘蓋

亦王表之類神者氣也當在人上令下接人故稱降國

語說此事稱内史過對云其丹朱之神乎

三十六 以其物享神若甲乙日祭先脾之類

以其物享之其物不知所謂更以至日釋之謂此神初

降之日以其至日之物也月令春其日甲乙夏其日丙

丁中央土其日戊巳秋其日庚辛冬其日壬癸所用之

物月令具有其文注引甲乙所用舉一隅也丙丁日至

祭用肺玉服皆赤也戊巳日至祭用心玉服皆黄也庚

辛日至祭用肝玉服皆白也壬癸日至祭用腎玉服皆玄也

三十七 神厭虢而賜土田猶晉筮驪姬亦吉

神聽至能得正義曰國語曰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然則所謂聰明者不聽淫辭不視邪人之謂也襄七年傳曰正直為正正曲為直言正者能自正直者能正人而壹者言其一心不二意也依人而行謂善則就之惡則去之虢多薄德神所

不依其何土之能得言賜之土田必虛妄也若神所不依則不應賜土而言神賜之土田者神厭其人不告以實猶晉獻公筮以驪姬為夫人亦云吉耳

三十八 投蓋謂投身以蓋物或云投車蓋

稷門為魯南城門蓋時人猶以名之故知也投蓋者謂自投其身以蓋物故以為走而自投反覆門上劉炫規過云公言犖有力焉如杜所說勁捷耳非有力當謂投車蓋過於稷門令知不然者周禮車蓋以物帛為之輕

而帆風非可投之物且傳直云投蓋于稷門不云過稷門明明知自投反覆稷門之上今時猶然且游楚超乘而出女曰子南夫也則勁捷之人亦是勇力之士

三十九 成季酖僖叔鴆或為酖

說文云鴆毒鳥也一名運日廣雅云鴆鳥雄曰運日雌曰陰諧廣志曰鴆鳥形似鷹大如鴞毛黑喙長七八寸黃赤如金食蛇及橡實常居高山巔晉語諸公讚云鴆鳥食蝮以羽翮櫟酒水中飲之則殺人舊制鴆不得渡

江有重法石崇為南中郎得鴆以與王愷養之大如鵝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傳祗於愷家得此鳥奏之宣示百官燒於都街是說鴆鳥之狀也以其因酒毒人故字或為酖

四十 歲饑築郿備難與城西郛同

冬築郿注郿魯下邑傳例曰邑曰築正義曰國都為上邑為下故云魯下邑襄十九年城西郛傳曰懼齊也是其事也此年大無麥禾時歲饑虛恐或侵伐故築之以

備難從西郭之例故不發傳也

四十一　二五耦謂壁傷晉室

大戎狐姬生重耳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小戎子生夷吾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驪戎在京兆新豐縣其君姬姓其爵男也納女於人也女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姓梁名五閨闥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為獻公所嬖幸視聽外事

使言於公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注鄙邊邑二耜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俱共墾傷晉室

春秋左傳要義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要義卷十三上

宋　魏了翁　撰

閔公元年至僖公四年

一啓開因漢諱而亂

魯世家閔公名開莊公之子惠王十六年即位杜世族譜云名啓方漢景帝諱啓啓開因是而亂

二國人喜而呼曰季子來歸史因書之

季是友之字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國人賢而思之得其還魯喜而呼曰季子来歸史因其言而書之傳稱請復季友齊侯許之是得齊之力齊侯許納故曰歸也

三管仲請齊救邢以從簡書

詩小雅出車之篇美文王勞来諸侯令賢臣出使此臣在外思歸而以王事自勉言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但畏此簡書来告急耳諸侯有事則書之於簡遣使執簡以告命告則須救故畏而不歸也此簡書者同有所

惡則相憂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傳稱勤則不匱安則敗名齊侯縱心宴安不欲征伐故言酖毒以勸之

四 管夷吾謚敬

注敬仲管夷吾正義曰敬謚謚法夙夜勤事曰敬仲字管氏夷吾名也

五 趙魏世系

史記趙世家夙生共孟孟生趙衰晉語云趙衰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杜以夙為衰兄從晉語也魏世家畢

萬生武子世本畢萬生芒季季生武仲州州即犨也杜以萬為犨之祖父依世本也

六 萬盈數魏大名

萬盈至名也正義曰以算法從一至萬每十則改名至萬以後稱一萬十萬百萬千萬萬萬始名億從是以往皆以萬為極是至萬則數滿也論語云巍巍乎是魏為高大之名

七 辛廖晉大夫辛雖周人而枝流於晉

杜云辛廖晉大夫則以畢萬筮仕在晉國而筮劉炫云
若在晉國而筮何得云筮仕於晉又辛甲辛有並是周
人何故辛廖獨為晉大夫今知不然者傳以畢萬是畢
國子孫今乃筮仕於晉言於晉以對畢耳非謂筮時在
他國也案昭十五年傳云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
乎有董史注云辛有周人二子適晉為大史則辛氏雖
出於周枝流於晉劉炫用服氏之說以為畢萬在周筮
仕於晉又以晉國不得有姓辛而規杜過其義非也

八魏後為諸侯公侯復始之驗

必復其始正義曰萬是畢公之後公侯之子孫必當復其初始言此人子孫又將為公侯也及春秋之後三家分晉而魏為諸侯是其筮之驗也

九喪終吉祭為禘莊公喪未闋別立廟祭

注三年至示譏正義曰僖三十三年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禘祀為吉祭説喪事而言禘知禘是喪終而吉祭也襄十五年晉悼公

卒十六年傳稱晉人答穆叔云以寡君之未禘祀知三年喪畢乃為禘也喪畢而為禘祭知致新死之主於廟也新主入廟則遠主當遷知其遷入祧者祭法云天子七廟有二祧則祧是遠祖廟也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廟之遠主其廟既遷主無所處固當遷入祧也鄭玄以二祧為文王武王之廟遷主入廟當各從其班穆入文祧昭入武祧禮諸侯五廟更無別祧則當謂太祖之廟為祧也遠主初始入祧新死

之主又當與先君相接故禮因是而為大祭以審序昭穆故謂之禘禘者諦也言使昭穆之次審諦而不亂也莊公以其三十二年八月薨至此年五月唯二十二月故喪制未闋也公羊傳曰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為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三年之中未得以禮遷廟而特云莊公知為莊公別立廟廟成而吉祭也僖八年禘于太廟文二年大事于太廟宣八年有事于太廟彼言大事有事亦禘祭也則禘禮必于太廟

今未可以吉祭而為吉祭又不于太廟故詳書以示譏
也既云吉禘又云于莊公是其詳也

十

高傒來平魯亂值新君立遂結盟

注蓋高至美稱正義曰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
自爾以來不見經傳故云蓋高傒也往年仲孫湫覲齊
侯使寧魯難今而高子適魯知齊侯使來平魯亂也當
齊侯初命高子之時慶父未出僖公未立及其至魯值
僖公新立因遂與魯結盟而立之不云齊侯使者盟非

齊侯之命故不稱使也齊侯不使之盟而高子輒為盟者齊侯使之來平魯亂新君既立遂盟而安之亦足稱齊侯之意其盟非專擅也魯人不能自安高子盟以安之魯人貴之故不書其名子者男子之美稱故呼之曰高子穀梁傳曰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

十一宮中門有闈閨閤之等

釋宮云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閤

彼就小門之內更別以為二名大宰宮中之門皆小

故云宮中小門也名之曰武則其義未聞

十二季子以私恩存孟氏故畧慶父罪

叔牙云慶父材者始有黨慶父之心本其惡未顯見故

季子隱之而書其卒若自死然慶父弒二君其罪已章

著計當書其誅殺季子推親親之恩欲同之叔牙存孟

氏之族故畧其罪不書殺也又不可全同叔牙故又不

書卒慶父子孫終為孟氏是季子推親親之恩枉正法

耳

十三 周社亳社之間執政所在

注兩社至所在正義曰王者取五色之土封以為社若封諸侯隨方割其土包之以白茅賜之使立國社魯是周之諸侯故國社謂之周社哀四年亳社災是魯國有亳社穀梁傳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則亳社在宗廟之前也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則諸侯亦當然定二年雉

門及兩觀災則兩觀在雉門外也禮運云昔者仲尼與
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蜡祭在廟故出廟而遊於
觀也由此言之宗廟社稷在雉門之外分左右廂也鄭
玄考校禮文以為魯制三門庫雉路天子諸侯皆三朝
圖宗人之嘉事則有路寢庭朝日出視朝則在路門之
外其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周禮朝士所掌外朝之位
者乃在雉門之外耳雉門之外左有亳社右有周社間
于兩社是在兩社之間朝廷詢謀大事則在此處是孰

政之所在也

十四 季氏亡則魯不昌後果與魯俱滅

季氏亡則魯不昌正義曰服虔云謂季友出奔魯弑二君紊傳子般既死乃云成季奔陳閔公既死乃云成季適邾皆君死乃出奔非由出奔乃致君死杜雖無注義必不然當謂季友子孫與魯升降從此以後季氏世為上卿終於春秋禮記稱悼公之喪季昭子問為君何食以後雖則無文當是與魯俱滅也

十五 離變乾故云同復于父敬如君所

此雖六五爻變不取周易之文筮者推演卦意自爲其辭也離是乾子還變爲乾故云同復于父言其尊與父同也國人敬之其敬如君之處所言其貴與君同也說卦乾爲君父言其身之尊則云同復于父言其爲人所敬則云敬如君所屬意異故分爲二也

十六 衛戴公立十數日亦稱一年

戴公名申世本世家文經傳皆云十二月狄入衛衛人

東徙渡河收集離散乃立戴公此年之末文公即位計戴公為君不過十數日耳言立一年卒者滅而復興不是嗣位故成喪為諡文公繼世而立明年始為元年故戴公雖復日少亦稱一年年表亦以此年為戴公元年今定本云以其年卒

十七　魚軒魚服以魚獸之皮為飾

注魚軒至為飾正義曰詩云象弭魚服此云魚軒則用魚為飾其皮可以飾器物者唯魚獸耳故云以魚皮為

飾陸璣毛詩義疏云魚獸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有斑文腹下有純青今人以為弓鞬步义者也其皮雖乾燥為弓鞬矢服經年海水將潮及天陰毛皆起水潮還及晴則毛復如故雖則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自相感也

十八 歸重錦三十兩兩五尋

注重錦至匹也正義曰服虔云重牢也杜以其遺夫人貴美不貴牢故以為錦之熟細者雜記曰納幣一束束

五兩兩五尋八尺曰尋則五尋四丈謂之兩者分為兩段故也謂之匹者兩兩合卷若匹偶然也

十九　皋落氏赤狄別種

宣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潞則上黨潞縣在晉之東此云伐東山皋落氏知此亦在晉東是赤狄別種也皋落其氏族也此族之人狄之渠帥也

二十　杜以驪姬二五奚齊曲沃謚辛伯之言

注驪姬至本戍正義曰辛伯之語先有成文其內寵之

徒不為晉發故劉炫云二五嬖賤不得為二政大子不以曲沃作亂不得為大都而杜云驪姬為內寵二五為外寵奚齊為嬖子曲沃為大都者今删定以為辛伯之言雖不為晉要晉國之亂事理相當故杜以事託之二五為耦嬖傷晉室曲沃彊大大子奔之又築屈與蒲終為禍難但此據大子故以曲沃為文劉君不達此旨而為規過違傳意也

一二十 齊仲孫因出彊来省難嘉而字之

冬齊仲孫来仲孫齊大夫以事出疆因来省難非齊侯命故不稱使也還使齊侯務寧魯難故嘉而字之来者事實省難其志也故經但書仲孫之来而傳尋仲孫之志正義傳稱仲孫湫則名湫而字仲孫也杜言以事出疆或使向他國因来省魯難明年即有高子来盟是齊侯用其言魯人知其事不書其名嘉而字之杜云稱字嘉之則仲孫是字猶楚之孫伯或亦以孫為字也

二十二　畢萬筮仕遇屯之比

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震下坎上屯之比䷇坤下坎上比屯初
九變而為比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屯險難所
以為堅固比本親密所以得入震為土震變為坤車從
馬震為車坤為馬正義曰晉語云司空季子占公子重
耳之筮云震車也坤彖云利牝馬之貞是坤為馬也下
注震為足震為長男坤為母坤為衆皆說卦文也足居
之震為足兄長之震為長男母覆之坤為母衆歸之坤
為衆六體不易初一爻變有此六義不可易也合而能

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比合屯固坤安震殺故曰公
侯之卦正義曰震之為殺傳無明文晉語云震車也車
有威武昭二十五年傳云為刑罰威獄以類其震曜
殺戮是震為威武殺戮之意故震為殺也

二十三 熒在河南其北亦稱熒
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此熒澤當在河北
正義曰禹貢豫州熒波既潴導沇水入于河溢為熒是
熒在河南此時衛都河北為狄所敗乃東徙渡河故知

此滎澤當在河北但沇水入河乃泆被河南多故專得滎其北雖少亦稱滎也

二十四馬曰乘衣禪複具曰稱

周禮校人云乘馬一師四圉圉養一馬故云四馬曰乘以乘車並師五人必駕四馬故也喪大記曰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是衣禪複具曰稱

春秋左傳要義卷十三上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要義卷十三下

宋　魏了翁　撰

僖公元年至四年

一魯僖閔公庶兄

魯世家僖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其母成風所生

也惠王十八年即位是歲歲在鶉首

二齊師救邢次聶北三傳異義

齊師諸侯之師救邢次于聶北者案兵觀釁以待事也次例在莊三年正義曰公穀以為齊宋曹皆是侯伯之身公羊稱不與諸侯專封故變稱師此時邢不滅何以言封左氏將卑師衆稱師

三

邢許自遷宿陽强

傳稱師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則是諸侯遷邢也而文作邢自遷者以邢遷如歸公羊傳曰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邢遷于夷儀許遷于白羽皆是其國

之意宋人遷宿齊人遷陽他人強遷

四　書姜氏薨不言殺諱之

傳在閔二年者彼因孫于邾遂終言之實齊人殺之諱故不言殺也夫人薨例不書地地者明其在外而薨若言夫人自行至夷遇疾而薨齊人乃以其喪歸耳

五　公穀以書氏去姜為貶左氏無貶

注僖公至闕文正義曰齊人治哀姜之罪取而殺之則位絶於魯非復魯之夫人其死不合書之於策以僖公

請而葬之外欲固齊以居厚內存母子不絶之義故具書於經薨葬備禮諱之若言無罪而自死然既諱其殺不宜有貶公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弑公也穀梁傳曰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或曰為齊桓諱殺同姓也賈逵云殺子輕故但貶姜以薨葬備禮知其無所貶責

六君親之惡諱雖有例而無常準

注掩惡至可也正義曰坊記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

民作忠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是掩惡揚善之
義義存君與親也君親之惡務欲掩之是故聖賢作法
通有諱例諱雖有例而事無定體或諱大不諱小或諱
小不諱大皆當時臣子率巳之意而為之隱故無深淺
常準隱十年公羊傳曰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内大
惡諱小惡書必如彼言是有常準歷檢春秋都無定例
納鼎惡於易田諱田而不諱鼎公入小於公出諱入而
不諱孫是其無常準也既無常準隨諱深淺舊史有所

辟諱聖賢因而從之以通人事之理故容有掩惡之法

七齊威救邢逐狄師無私取

邢人潰而奔師弃其家之器物師逐狄人為之斂聚皆損具以還邢人師人無所私取善齊桓委任得人用兵嚴整也

八侯伯救患分災謂州長

注侯伯至穀帛正義曰此因齊侯發例齊侯之為侯伯當是王之二伯此言州長必是九州之長得州牧於其

竟內亦當救患討罪以州牧亦掌此事故言州長以包
之有災害者分之財物知分者分穀帛也

九 書城楚丘與城邢異邢已遷

此決城邢也彼既遷訖乃為城之不言城夷儀而言城
邢邢已遷也此則先城楚丘將以封衛言城楚丘不言
城衛衛未遷也

十 會江人黄人三傳義異

公羊穀梁皆云江人黄人遠國之辭言其實是君也以

其遠國降而稱人賈云江黄稱人刺不度徳善鄰恃齊
背楚終為楚所滅其意雖異皆以江人黄人為國君親
来杜以諸侯之貶不至稱人則此稱人者皆是其國之
大夫耳齊桓威徳稍盛遠國来服謙以接遠故與宋公
會之

十一城楚丘而封衛

封者聚土之名也天子之建諸侯必分之土地立其疆
界聚土為封以記之故建國謂之封國舊是衛國今云

封者以其君死國滅更封建之

十二 禮過他國必假道

聘禮云若過他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是禮過他國必假道也聘尚假道況乎伐國故請以璧馬假借也穀梁傳曰借道乎虞

十三 將假道故言虞能病冀晉不能報虢

服虔以為冀為不道伐鄍三門謂冀伐晉也冀之既病亦唯君故謂虞助晉也將欲假道稱前恩以誘之案傳

荀息以寶假道公尚慮虞不許則晉之於虞舊非與國若其嘗經助晉則是昔来通好何憂乎不許而請進國之美寶尚畏宮之奇諫乎故杜以為冀自伐虞虞自報冀以虞能報冀晉不能報虢言已弱以示其恥言虞彊以說其心此雖無文理必然也

十四　惡虞貪賄故以虞為兵主

如傳之言直云會虞伐虢伐虢未知誰為兵主但下云先書虞賄故也若虞為兵主自當在先不須云先書虞

也明晉實為主而仲尼先書虞

十五言豎貂始漏師為齊亂張本

注寺人至張本正義曰周禮內宰之屬有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豎倍寺人之數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內豎掌內外之通令皆掌婦人之事是內小臣以下皆用奄人為官也鄭玄云豎未冠者之官名然則此人名貂幼童為內豎之官以為齊侯所寵後雖年長遂呼為豎貂焉此時為寺人之官故

稱寺人貂也言漏師者漏泄師之密謀也漏師已是大罪此云始者言其終又甚焉故言始以為齊亂張本

十六

僖不雨每時一書又書得雨與文公異

三年注一時至為災正義曰一時不雨則書首月者解去冬今春也書首月者皆竟時不雨次月不雨不復書也故夏四月不雨五月不雨不復書六月得雨乃書之此由不雨日久方始追書其事每時一書所以詳其文也不於去年冬十月及今年正月不雨注必於夏四月

不雨注者以下有六月雨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二者皆揔書不雨又不書得雨之月與此年書不雨文異者穀梁傳曰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六月雨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文二年傳曰歴時而不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言僖有憂民之志故每時一書文無憂民之志是以歴時總書賈逵取以為說杜既不注或亦史異辭也

十七　徐舒相去遠而越境滅國

諸侯相滅亡者多是土壤鄰接思啟封疆今檢杜注徐在下邳舒在廬江相去甚遥而越境滅國無傳無注不知所以襄十三年傳例曰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

十八　蔡潰遂伐楚因行而侵蔡

四年注遂兩事之辭正義曰桓八年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紀公羊傳曰遂者何生事也謂本無向紀之心至魯

始生意穀梁傳曰遂繼事之辭也此云兩事之辭謂既有上事復為下事不以本謀有心無心為異也此齊侯先有伐楚之心因行而侵蔡耳

十九　許男卒不地内桓師

許男新臣卒正義曰成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此不言于師者穀梁傳曰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外地死於師何為不地内桓師也注云齊桓威德洽著諸侯安之雖卒於外與其在國同賈逵云不言於師善會主加禮若

卒於國左氏無此義

二十楚子本遣屈完觀齊完自求盟

公羊傳曰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意言屈完楚之貴者尊之以敵齊侯若屈完足以自專無假君命不為楚子所使故作自來之文服虔取以為說豈當然乎故杜別為此解楚子本使屈完如師以觀齊師之彊弱彊則欲服弱則欲拒屈完覩齊之盛因而求盟盟非楚子之意故不

稱使以屈完自来盟爲文穀梁傳曰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完之本意欲即盟于軍齊桓喜其来服退舍以禮楚言来盟于師書屈完之意也盟于名陵書實盟之所也

春秋左傳要義卷十三下

春秋左傳要義卷十四

宋　魏了翁　撰

僖公四年至五年

一楚界未至南海因北海稱所近

襄十三年傳稱楚子囊述共王之德撫有蠻夷奄征南海唯言征南海耳其竟未必至南海也因齊實處北海遂稱所近言其相去遠也服虔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

之風尚書稱馬牛其風蓋末界之微事

二五侯九伯先儒無同鄭說者

大公為王官之伯得以王命征討天下隨罪所在各致其罰故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桓因大公有此王命言已上世先公得征討有罪所以夸楚也鄭玄以為周之制每州以一侯為牧二伯佐之九州有九侯十八伯大公為東西大伯中分天下者當各統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其伯則各有九耳侯為

牧伯佐之言是周制其事無所出也且征者征其所統之國非征諸侯之身何當校計人數以充五九之言即如其言使伯佐牧二伯共佐治而已非是分州之半復安得征九伯也校數煩碎非復人情故先儒無同之者

三齊侯夸四履杜釋河海之竟

東至于海西至于河正義釋例曰海自遼西北平漁陽章武渤海樂陵樂安北海東萊城陽東海廣陵吳郡會稽十四郡之東界以東河出西平西南二千里從西平

東北經金城故北地朔方五原至故雲中南經平陽河東之西界東經河東河内之南界東北經汲郡頓丘陽平平原樂陵之東南入海杜之此言據其當時之河耳

四 齊漢晉時河道與古不同

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案驗其地自大伾以上河道不改大伾以下即是汲郡以東河水東流秦漢

以来始然也古之河道自大伾而北過降水故迹不可復知其大陸則趙地之廣澤也大陸以北播于九河九河故道河間成平以南平原鬲縣以北其九河者徒駭一大史二馬頰三覆釜四胡蘇五簡六絜七鈎盤八鬲津九徒駭最西以次而東故鄭注禹貢河間弓高縣往往有其處中候云齊桓霸遏八流以自廣計桓公之時齊之西境當在九河之最西徒駭蓋是齊之西界其東至于海當盡樂安北海之東界也

五
茅縮酒之義杜從鄭興荊州菁茅未審
注包裹至未審正義曰禹貢荊州包匭菁茅孔安國云
其所包裹而致者匭匣也菁以為菹茅以縮酒郊特牲
云縮酌用茅鄭玄云泲之以茅縮去滓也周禮甸師祭
祀共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為莤莤讀為縮束茅立之祭
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滲也故
齊桓公責楚不貢包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杜用彼鄭
興之說也孔安國以菁與茅別杜云茅菁茅則以菁茅

為一特令荆州貢茅必異於餘處但更無傳說故云茅之為異未審也

六　昭王南征不復非一說

昭王成王之孫周本紀文也呂氏春秋季夏紀云周昭王親將征荆蠻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祭公隕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反振祭公高誘注引此傳云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濵由此言之昭王為沒於漢辛餘靡焉得振王北濟也振王為虛誠

如高誘之注又稱梁敗復非船壞舊說皆言漢濱之人以膠膠船故得水而壞王溺焉不知本出何書楚世家成王封熊繹於楚以子男之田國居丹陽宋仲子云丹陽南郡枝江縣也枝江去漢其路甚遥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也

七 釋資糧屝屨

資糧屝屨正義曰少儀云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鄭玄曰資猶用也然則諸所

費用之物皆為資也糧為米粟行道之食也屝屨俱是在足之物善惡異名耳揚雄方言屝麤屨也絲作之曰履麻作之曰屝不借粗者謂之屨喪服傳曰疏屨者藨蒯之菲也是屝用草為之也

八周禮先筮後卜春秋時不皆然

周禮筮人云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玄云當用卜者先筮之即事漸也於筮之凶則止不卜而傳稱桓公卜季友晉獻公卜驪姬晉文公卜納王趙鞅卜救鄭皆

先卜而後筮者周禮言其正法耳春秋之世臨時請問者或卜或筮出自當時之心不必皆先筮後卜崔靈恩以為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筮凶則止不卜者筮必以三代之法若三法皆凶則止不卜若兩法是凶一法為吉名為筮逆猶是疑限故更卜以決之則洪範筮逆龜從是也故大卜掌三兆三易儀禮特牲少牢筮皆旅占是筮有衆占之法則靈恩之說義亦可通

九以象滋數言筮短龜長實未必然

注物生至數短正義曰筮數以上皆十五年傳文象者
物初生之形數者物滋息之狀凡物皆先有形象乃有
滋息是數從象生也龜以本象金木水火土之兆以示
人故為長筮以末數七八九六之策以示人故為短周
禮占人掌占龜鄭玄云占人亦占筮言掌占龜者筮短
龜長主於長者亦用此傳為說聖人演筮以為易所知
豈短於卜若至理而言卜筮實無長短

十
薰猶十年有臭善易消惡難除

薰是香草猶是臭草一薰一猶言分數正等使之相和雖積十年尚猶有臭氣香氣盡而臭氣存月令五時各言其臭中央土云其臭香易繫辭云其臭如蘭傳稱在君之臭味則臭是氣之摠名元非善惡之稱但既謂善氣為香故專以惡氣為臭耳十是數之小成故舉以為言焉十年香氣盡矣惡氣尚存言善易消而惡難滅也杜知猶是臭者內則云牛夜鳴則𤶊彼𤶊亦是臭義其字雖異其意亦同尚猶有臭猶則尚之義重言之耳猶

尚書云弗遑暇食遑則暇也

十一驪姬酖酒堇肉公不怪其六日不敗

驪姬受胙乃寘酖於酒寘堇於肉賈逵云堇烏頭也正義曰毒酒經宿便敗而公不怪其六日仍得如故明公之惑於驪姬不以六日為怪也穀梁曰以酖為酒藥脯以毒

二十晉以明年告殺申生

傳稱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實以去年死告

稱今年殺故以今年書也釋例云晉魯久不交使而告殺申生則所告不必嘗有玉帛之使但欲廣聲其罪耳言廣聲其罪則晉侯謂譖言為實誣加大子以罪時史知其實改告而書之此傳不言書曰則是舊史然也

十三　杞伯姬來寧成風因朝其子

注伯姬至其子正義曰伯姬未必是成風所生但哀姜既死成風得為夫人縱非其母亦得歸寧也沈氏云伯姬以莊二十五年六月歸于杞假令後年生子則其年

十四矣杜云十歲左右者以其從母言朝故云十歲左右也桓九年曹伯使世子射姑来朝是諸侯之子得有攝君之禮行朝之義但此子幼弱而卒不成朝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也若其能行朝禮則世子當如射姑伯姬別言来耳

十四 諸侯不再序王世子與會不與盟

公羊傳曰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此會盟之間無他異事復稱諸侯者為王世子不盟

故也穀梁傳曰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釋例曰未有臣而盟君臣而盟君是子可盟父故春秋王世子以下會諸侯者皆同會而不同盟是解復言諸侯者見王世子不與盟也王世子者王之儲副周禮膳夫掌養王及后世子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是其尊與王同也齊桓行霸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王之世子於會則歷序諸侯言會王世子則王世子不序諸侯之列也盟則諸侯自盟世子不與是殊

責世子也

十五 鄭伯辟首止之盟而逃

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雖則會盟必有師旅鄭伯棄其師衆輕身逃歸釋例曰國君而逃師棄盟違其典儀棄其章服羣臣不知其謀社稷不保其安此與匹夫逃竄無異故例在上曰逃是言稱逃之意也逃在盟前辟盟而逃

十六 虞公貪寶拒諫而亡故稱人以執

書晉人執虞公則從無道於民之例虞公於傳未有不道之狀但虞公貪璧馬之寶拒絶忠諫釋例曰虞公昧於貨賄貪以自亡國非其國臣非其臣晉人取之若執一夫故稱人以執而不言滅罪虞且言易也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傳曰同姓也故名虞亦晉之同姓不言晉侯名者傳稱晉侯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以是之故不以滅同姓為譏謂不書晉名也

十七傳書正月朔日南至

注周正至南極正義曰日之行天有南有北常立八尺之表以候景之短長夏至之景尺有五寸日最長而景最短是謂日北至也自是以後日稍近南冬至之景一丈三尺日最短而景最長是謂日南至也冬至者十一月之中氣中氣者月半之氣也月朔而已得中氣是必前月閏閏前之月則中氣在晦閏後之月則中氣在朔閏者聚殘餘分之月其月無中氣半屬前月半屬後月是去年閏十二月十六日已得此年正月朔大雪節故

此正月朔得冬至也而杜長歷僖元年閏十一月此年閏十二月又閏之相去歷家大率三十二月耳杜於此閏相去凡五十月不與歷數同者杜推看春秋日月上下置閏或稀或穊自準春秋時法故不與常歷同

十八 觀臺臺上屋可觀望

禮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釋宮云四方而高曰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望故謂之觀臺

十九 積章成部積部成紀

十九年而有七閏古歷十九年為一章以其閏餘盡故也步歷之始以朔旦冬至為首歷之上元其年是十一月朔旦冬至至十九年閏餘盡復得十一月朔旦冬至故以十九年為一章積章成部積部成紀治歷者以此章部為法因此可以明其術數推之而知氣朔也

二十 釋分至啟閉

一年分為四時時皆九十餘日春之半秋之半晝夜

長短等晝夜中分百刻故春秋之半稱春秋分也冬之半夏之半晝夜長短極極訓為至故冬夏之半稱冬夏至也四時之氣寒暑不同春夏生物秋冬殺物生物則當啟殺物則當閉故立春立夏為啟立秋立冬為閉

一 二十二鄭釋雲物之占

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鄭玄云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降下也知水旱

所下之國鄭衆云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為蟲白為
喪赤為丘荒黑為水黄為豐衆之此言盖出占候之
書計雲氣之占不啻盡此而已但世絶其學故莫能
知

二十二 稽首頓首拜手之異

鄭玄云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
至手所謂拜手也鄭唯觧此三者拜之形容所以為異
也稽首頭至地頭下緩至地也頓首頭不至地暫一叩

之而已尚書每稱拜手稽首者初為拜頭至手乃復叩頭以至地至手是為拜手至地乃為稽首然則凡為稽首者皆先為拜手乃成稽首故尚書拜手稽首連言之傳雖不言拜手當亦先為拜手乃為稽首稽首拜手共成一拜之禮此其為敬之極故臣於君乃然孔安國以為盡禮致敬說者又以為稽首臣拜君也頓首謂敵者相拜也空首謂君答臣拜也

二十三 襄王子帶同母史記云異母非

二十四年傳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氏之寵子帶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如彼傳則襄王與子帶俱是惠后所生但其母鍾愛其少子故欲廢大子而立之周本紀云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與傳不同史記繆也七年惠王崩襄王畏子帶不敢發喪知此時有廢大子之意故齊桓帥諸侯會大子定其位安王國也

二十四 釋輔車相依

易咸卦上九咸其輔頰舌三者並言則各為一物廣雅云輔頰也則輔頰為一釋名曰頤或曰輔車其骨彊可以輔持其口或謂牙車牙所載也或謂頷車也衛風碩人云巧笑倩兮毛傳云好口輔也如此諸文牙車頷車牙下骨之名也頰之與輔口旁肌之名也蓋輔車一處分為二名耳輔為外表車是內骨故云相依也

二十五 大王三昭王季二穆同異

大伯虞仲辟季歷適荆蠻若有適庶不須相辟知其皆

同母也周本紀云古公有長子曰大伯次曰虞仲大姜
生季歷如史記之文似王季與大伯別母馬遷之言疏
繆耳此言虢仲虢叔王季穆國語稱文王敬友二虢故
一以為文王母弟母弟之言事無所出仲叔皆文王之
時虢君字也據傳文鄭滅一虢晉滅一虢不知誰是仲
後誰是叔後賈逵云虢仲封東虢制是也虢叔封西虢
虢公是也馬融云虢叔同母弟虢仲異母弟虢仲封下
陽虢叔封上陽案傳上陽下陽同是虢國之邑不得分

封二人也若二號共處鄭復安得號國而滅之雖貫之
言亦無明證各以意斷不可審知

二十六 以勳受封必有盟如漢功臣誓

注盟府司盟之官正義曰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既盟則貳之鄭玄云貳之者寫副當以受六官唯言會同之盟不掌勳功之事而得有二號之勳藏在盟府者凡諸侯初受封爵必有盟誓之言檀弓云衛大史柳莊死公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

諸棺曰世世世萬子孫毋變也其言即盟誓之辭也漢書功臣侯表記高祖即位八載天下乃平始論功臣而定封侯者一百四十三人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其誓即盟之類事必有因於古明知以勳受封必有盟要其辭當藏於司盟之府也

二十七 晉以桓莊之族偪盡殺之

注桓叔至五年正義曰莊伯之族從父昆弟也桓叔之族從祖昆弟唯言從祖昆弟舉疏者而略言耳

二十八 杜以蔡命為逸其物作繫物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蔡仲之命文也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君陳文也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旅獒文也杜不見古文故以為逸書此傳與書異者其作繫師授不同字改易耳其意亦不異也民不易物者設有二人俱以物祭其祭相似不改易此物唯有德者繫此乃是物

二十九 周臘大蜡各一祭漢不蜡而臘

虞不臘矣正義曰月令孟冬臘門閭及先祖五祀臘之

見於傳記者唯月令與此二文而已秦本紀惠王十二年初臘始皇三十一年更改臘曰嘉平蔡邕獨斷云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應劭風俗通云案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爲臘臘者獵也田獵取獸祭先祖也此言虞不臘矣明當時有臘祭周時臘與大蜡各爲一祭言漢改曰臘不蜡而爲臘耳

三十 卜偃以童謠期滅虢

時有童穉之子為此謡歌之辭故卜偃取以對公丙日將旦之時龍尾之星伏在合辰之下當是之時軍人上下均同其服振振然而盛旂者晉軍旂也而往取虢故云取虢之旂南方鶉鳥之星其體賁賁然見於南方天策之星近日焞焞然無光耀甚微也鶉火之次正中於南方爾時其當成軍事也虢公其當奔走也既引童謡之言乃復指其時日在夏之九月十月之交乎謂九月十月晦朔之交也十月朔丙子之日平旦時日體在尾

星月在天策星鶉火正中於南方必是時克之東方七
宿皆爲蒼龍之宿其龍南首北尾角是龍角尾即龍尾
故曰龍尾尾星也日月之食爲辰昭七年傳文於時日
體在尾尾星與日同處共日俱出入故常伏不見在兵
之服皆韋弁均服者謂兵戎之事貴賤上下均同此服
也南方七宿皆爲朱鳥之宿其鳥西首東尾故未爲鶉
首午爲鶉火巳爲鶉尾鶉火星者謂柳星張也天策傳
說星史記天官書之文莊子云傳說得之以騎箕尾傳

說殷高宗之相死而託神於此星故名為傅說星也傅說之星在尾之末合朔在尾故其星近日星微燡燡然無光耀也

三十日月合朔在尾故至旦月過在天策

注是夜至在策正義曰以三統歷推之此夜是月小餘盡夜半合朔在尾十四度從乙夜半至平旦日行四分度之一月行三度有餘故丙子旦日在尾星月在天策鶉火之次正中也月令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

七星中七星則鶉火次之星也

三十二 諸侯薨于朝會王事加等以斂

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斂注諸侯命有三等公為上等侯伯為中等子男為下等衮衣公服也謂加二等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春秋左傳要義卷十四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孫玉庭
謄錄監生臣趙炎